

闲暇时间,大伙儿忍不住无聊和寂寞,三五成群的,有的去了公园,有的进了电影院,有的到街上逛……

她,她不会说话。茂恩摇摇头认真地说,我不是嫌她哑巴,咱是农村人,人家是城里人,怕她跟着咱受委屈……

# 橱窗情缘

侯发山

富的话音刚落,茂恩就挤出人群,冲进了火海中。不幸的是,茂恩进去就被房顶上掉下来的一根椽子砸倒了!幸运的是,消防车也随即呼啸着来了!

茂恩的伤势不重,看到他躺在医院的床上苏醒过来,陈富埋怨他说,你真傻呀,那么大的火……茂恩说,咱的命贱,不值钱。那个女的抢救出来没有?陈富怔了一下,叹口气,说我不该骗你……恰巧那天街上,没在店里。茂恩不相信,你又在骗我吧?陈富急赤白脸地说,我真没骗你。茂恩松了一口气,只要没出事就好。

第三天,陈富把一个姑娘领到了茂恩的病房里,说她叫小玫,是你家教的

那个服装店的姑娘!小玫虽然不是十分漂亮,但也不难看,柳眉,杏眼,樱桃口,苹果脸,穿着朴素大方,却地亮亮丽光彩照人的。茂恩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,惊慌失措语无伦次。小玫嫣然一笑,把鲜花插在茂恩的床头,说谢谢你!茂恩吃了一惊,说你不是哑巴?小玫瞪了陈富一眼,扭扭捏捏一句好听的活话,都是你瞎说的!陈富一笑,对茂恩说,我自你迷上人家,故意逗你的。接下来的几天里,陈富在工地上忙活,小玫担当起照料茂恩的任务……

当后来两个人的关系贴得跟韭菜煎蛋似的时候,茂恩的话也多起来,他说你每天站在服装店里一动不动,不觉得难受吗?

小玫愣了一下,扑哧一声笑了说,傻瓜,那是我?你看到的是塑料模特,我哥骗你呢。啥?你哥?你哥是谁?茂恩糊涂了。小玫一脸灿烂地告诉他,她哥是陈富。茂恩忽闪着两眼迷惑不解。小玫的脸上漾起一层媚媚的笑,说从那次救火事件中,我哥看出你是一个实在人,就想让我们认识,这才将错就错把我从老家叫来……茂恩说,你就愿意?小玫的脸上一下子绽开了鲜艳的笑,目光暖暖地打着他,说我听了你哥对你的介绍后,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了,没想到你真是个傻瓜!说着用手指轻轻点了茂恩的额头一下。茂恩心里涌上一股甜蜜的感觉,嘿嘿笑了。



砚池秋月 王钱潮

高新高还动情地说:“除了他们,还有王志平,他虽然没去拉冰拉煤,但却经常陪着我。他眼睛不好,很近的东西都看不清,有时他推我出去玩,我指路,他跟着走,人家都说,他是我的腿,我是他的眼,邻居们上班不在的时候,差不多每天我们俩都在一起。”

高新高说起王志平,就回忆起许多事来。

陇海大院西面有个澡堂叫苗圃澡堂,王志平每隔几天就会用车推着高新高去那里洗澡,有时也会跟赵新义、孙豫生等人一起去洗澡,但经常都是他们两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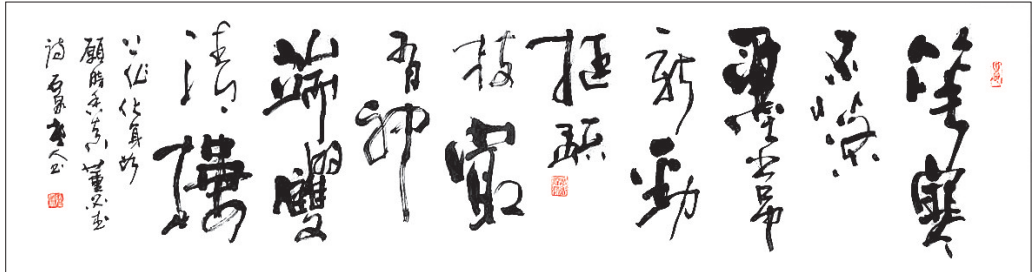
老五孟宪生说:“老三,我就一直发迷,你一个普通群众、残疾人,咋就这么多年来把我们搞得团团转,吃喝拉撒没有哪样不管你的。我堂堂一个中共党员,这么多年无怨无悔为你牙把高新高吃力地背到池子里泡脚,澡泡完,王志平又咬着会耐心地给高新高搓背,再将他从池子里背到澡堂,帮他衣服穿上。最后,王志平再背起高新高,将他推到三轮车上,推起三轮车,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到陇海大院。”

曾经有一次,两个人洗澡的时候,脚下一滑,王志平和高新高两人都摔倒在澡堂的地上,高新高倒下时压在王志平的身上,身体没摔出什么事,只是王志平的两条腿被摔紫了,后来有一个多星期紫块才下去。

一年又一年,一次又一次,王志平陪着高新高去苗圃澡堂洗澡,一洗就是整整十年,直到苗圃澡堂拆迁了,俩人才不再去苗圃澡堂洗澡了。后来,两个人又去别的澡堂洗澡,王志平仍然陪着高新高。

王志平曾经笑着说:“老三要讹我一辈子,这辈子我算欠他的,我陪他吧,既然人家都说我是他的腿,他是我的眼,那我们就算有缘吧。”

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



陶雪华书董必武诗

在“生肖文化”中,把十二生肖全部写入诗中的生肖诗,只有明朝文人胡俨写的一首生肖诗。一年新春,明朝文人胡俨诗兴大发,信手把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十二生肖全部写进一首诗里,诗云:“鼠鼠饮河不干,牛女长年相见难。赤手南山缚猛虎,月中取兔天漫漫。驷龙有珠常不睡,画蛇添足适为累。老马何曾有角生,

## 独一无二的生肖诗

陈永坤

猴羊触藩徒忿嚏。莫笑楚人冠沐猴,祝鸡空自老林邱。舞阳屠牯沛中市,平津放豕海东头。”全诗十二句,虽两两相对,只能算作一首不太工整的七律诗。诗中首联的“鼠首”即老鼠,“牛女”即牛郎织女。第三

联中的“驷龙”是龙的一个种类,其额下有宝珠一颗,故谓之“驷珠”。第四联提到的“羝羊”即公羊,“触藩”指羊用角去撞篱笆。

第五联联的“祝鸡”指呼鸡。第六联的第一句,指被汉高祖封为舞阳侯的名将樊哙,他曾在江苏沛县以宰狗为生。最后一句是指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,这位丞相当年曾在东海放猪。

## 《仇富》

尚雷

《仇富》一书涉及民生与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重大问题,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。其中大量文章以薛涌与茅于軾、吴敬琏、江平等重量级人物的论争为主,而北大教授郑也夫认为薛涌是最善于吵架、打笔仗的作者,能够看看这些学界大佬的争斗,有趣。

薛涌近年来一直为海内外的报刊撰写时评,他曾经著文批评茅于軾的“为富人说话,为穷人办事”,《南方都市报》拒绝刊发该篇文章,导致薛涌与该报的专栏

合作决裂,由此引发巨大争论,许多不同派别的学者纷纷发表意见,乃至互相攻伐。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专门做了一期“你为谁说话”的专辑,讨论不同学者对中国贫富问题的看法与分歧。本书就是以讨论这个事件的一系列文章为主体,再收入其他的相关评论文章,对仇富,以及相关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非常清晰和深入的探讨。

说到本书的真正主旨,可以引用网上的一句流行语:“涌哥仇的不是富,仇的是不公正。”



刘长新

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:我国目前共有城市661座,其中地级以上的中大城市287座。在这些城市中,许多城市就像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一样,它们或因历史人物的关系、或因地理地貌的原因,其名称远不止一个,有的甚至“大名”之外还拥有许多个别称。这种文化奇观,有着丰富而又悠久的人文内涵。

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北京,自秦汉以来,一直是我国北方的重镇。名称先后被称为蓟城、燕都、燕京、大都、北平、京师、顺天府等等。现在除称北京外,因为是国都,故亦称京城。上海,除现有名称外还称沪、淞沪。这是因为晋朝时,上海已成陆,沿海渔民用一种叫做“扈”的工具捕鱼为生,“扈”因与水关系密切,后被加上水字旁而成“滬”。此外,上海还称申城。此名称源于战国楚大夫春申君凿黄浦江的传说,至清代尤为盛行。故清人赋予黄浦江一系列别称——春申浦、春申江、申江,继而称申或申城。天津因海河的关系,别称更多。沽上、海津、三津、海门、津门、津沽、海、析津、卫阳都是它的别称。此外,还有天津卫、灏津、

章武、小扬州等别称。重庆古称江州。先后改称巴郡、楚州、渝州、恭州。南北朝时,巴郡改为楚州。公元581年,隋文帝改楚州为渝州,重庆始称“渝”。公元1189年,宋光宗先封恭王,后即帝位,自诩“双重喜庆”,升恭州为重庆府,重庆由此得名。重庆还

## 城市的别称

刘开生

因地理地貌以及历史之原因,被称作山城、雾都、陪都等。除了现有的四个直辖市均有别称外,我国其他省会城市大多也有别称。如广州别称羊城,长沙别称星城,成都别称蓉城,昆明别称花城,贵阳别称避暑之都,武汉别称江城,南宁别称五象城,杭州别称武林,福州别称榕城,长春别称车城,沈阳别称奉天,哈尔滨别称冰城,呼和浩特别称青城,

最初的土地神无异于灵物,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土堆,后来则逐渐人格化,并附会历史、传说人物。比如,三国时钟山(今南京)的土地神为蒋子文,汉末的称衡是杭州瓜山的神祇,其地位虽然卑微,香火则颇盛。一般来说,土地爷被供奉在土地庙里。由于土地爷的“地方性”,他所在的庙宇也就大有差别。有的俨然祠堂,如清代北京的都土地庙,殿堂有三重之多;穷乡僻壤无钱建庙,有的仅用四块石板搭个庙门充数,有的则用破缸覆地、豁口作门——正所谓“有钱住瓦房,没钱顶破缸”。但不管庄严还是简陋,各地几乎是村村都有土地庙。

## 土地爷

大乔

土地神,南宋时岳飞为临安(今杭州)太守的土地爷。不过,民间所奉的土地爷也有统一形象的,一般是银须白发,长袍阔袖,慈眉善目。而且像灶王爷一样,民众还给土地爷安排了配偶,就是土地奶奶,也叫土地婆。不管是土地爷还是土地婆,他们的形象一般都是慈善得近乎卑微。土地爷是我国民间普遍崇拜的神祇,其地位虽然卑微,香火则颇盛。一般来说,土地爷被供奉在土地庙里。由于土地爷的“地方性”,他所在的庙宇也就大有差别。有的俨然祠堂,如清代北京的都土地庙,殿堂有三重之多;穷乡僻壤无钱建庙,有的仅用四块石板搭个庙门充数,有的则用破缸覆地、豁口作门——正所谓“有钱住瓦房,没钱顶破缸”。但不管庄严还是简陋,各地几乎是村村都有土地庙。

如前所述,对土地神的奉祀是初与农业生产有关,后来农耕丰歉更多被行雨的龙王联系起来,土地神的职司则扩大了,即保佑他所管领的一方土地的平安。这样看来,土地神地位不高,责任却蛮大的。那里,我说,你这茄子太老了,茄子皮上没有一道皱纹。卖者“生气”地说,你脑子有病吗?连茄子的嫩和老都分不清。他又以嘲讽的口吻反问道,难道满脸皱纹的老头子,比光彩照人的小姑娘还年轻?

## 茄子的皱纹

匡天龙

亮,哪里还会有皱纹呢?卖菜者说的理由十足。我又来到另一个卖茄子的

## 连载

### 出狱后的务农岁月

1971年6月我从监狱获释后,我和妻子就给女儿小东写了一封信,这封信定了很长时间她才收到,因为她远在中蒙国边境上插队。她一收到信就马上往回赶,到家已经是11月份左右。这期间,剧院的会计跟我联系。“老英,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,带个皮包,大点的,因为要装的东西有点分量。”

政府对“文革”期间一些被扣发工资的冤案苦主补发工资。吴世良和我拿到了8000多元。那年头儿可是笔大钱,因为物价便宜,我在一家日货店买了一只飞利浦电唱机,还有许多小乐回来两个月,我就被下放到北京南郊区的一个文化局干校。那地方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能到,可当年我们得坐火车。那里的地名叫天堂河,实在很有讽刺意味,因为在那么苦的条件下和老农们一起干体力活离天堂差得太远了。

我在干校整整一年。吴世良没去,她留在北京。我每半个月获准回家一次,也就是在我回家探亲的时间里我和小东重建了我们的家,我把卧室改造成了新牌俱乐部。我被得被送往干校的确切日期,1972年2月,就是尼克松访华的那段时间。我在这个时候被点名下放到乡下。因为上头认为美国人来了,那最好赶快把英若诚送走,别让他们见上面,你怎么跟他保证我不认识尼克松也没用。

我在“北京人艺”的许多同事在我之前就被下放到天堂河干校,我去了之后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。我在干校也没闲着,我自己动手建了巨大的塑料暖棚,那样我们的秧苗就比隔壁田里的早十天半个月抽芽。我还鼓舞了个小小的实验室制作菌肥。

我和同事中的好友朱旭一起自娱自乐。朱旭弄到了几只玻璃罐,有密封的盖子,他又去中药店买了两条小蛇。我们把那两条蛇用二锅头浸着,每天傍晚我俩都喝这酒来小小享乐一番,要是被人看见,我们就是喝药酒呢。“您也来一口儿!”我们会邀请他,可他们瞧见蛇都吓跑了。我不喜欢闲着,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。自从打从干校开始,我发现人闲了对自身没好处。在干校,我忙着读书,能从朋友同事那儿借到的无论什么书都读。也没人监督我们,我们只要能找到的书都能看到。我回城时还去逛琉璃厂。当时琉璃厂是一堆烂摊子,不像现在。有一次碰到当年清华剧团的一位老同学王泉泉,他见到

### 水流云在

我很高兴。“我刚接受完再教育。”他告诉我。“那你现在在干吗呢?”我问。“我管琉璃厂的旧书店。”他答道,敢情他成了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刚刚官复原职的书记。“你得帮我个忙。”我请求他,“带我去你们的库里挑几本书。”“可以,没问题。”他说。便带我去了一个上锁的房间,一般顾客是不让进的。我尽量买到我提不动为止。那时我已拿到几年中蹲大狱的补发工资,所以,尽管我眼下在干校种庄稼,但实际上还算是个有钱人。那天我从琉璃厂买回了整套契河夫的小说,我很喜欢契河夫。当时英达11岁,这小家伙是真聪明,学校课时都不好好上课,他却读写都不错。我把书买回家后,他就开始读契河夫。第二天他来跟我说:“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。”差不多同一时期,我把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唱片都找了出来,用买来的飞利浦二手唱机放着听。我从贝多芬开始,因为我理想让英达了解他。首先,我给儿子讲了贝多芬的一生,他虽然是个聋子,却在音乐上有如此高的成就。我记得有一张唱片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乐,里面有一段爱尔兰舞蹈,那唱片当时在北京不容易找到。我听着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我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能听到贝多芬,读上契河夫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### 当文化部副部长的喜与忧

我当文化部副部长三年,1986年至1989年,可我的任期直到1990年才最终结束。作为副部长,我直接向文化部部长王蒙负责。之前我认识王蒙,但不是很熟,并非密友。经他批准,我开始组织每两年一次的中国艺术节,办得颇为成功。艺术节通常举办一个月,9月开始,将近10月国庆节的时候结束。1989年后我同意再续一年,因为王蒙说,那年的艺术节非我不可。作为文化部副部长,我的职责主要有三个部分。首先,我主管所有的表演艺术团体,比如,芭蕾舞团、剧院、歌舞团等。第二,我监管各大艺术院校。第三部分是新的分支:文化市场。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,因为我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,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。比如很多人都抱怨博物馆穷,没法儿办,其实在国际上市场上一堆兵马俑就值一个博物馆?为什么捧着金饭碗要饿死呢?